

说岳全传

一  
函  
二十册

世訂精忠演說本全傳卷之六

第二十一回

宋高宗受陵卽帝位

岳鵬舉劃地絕交情

詩曰

胡騎南來宋祚墟

夾江夜走有神駒

臨安事業留青史

莫負中興守一隅

上回已講到了宋康王泥馬渡過夾江在霍府君廟內躲有神  
厨神顯靈此回却先說那夾江這裡却是磁州豐邱縣所屬  
地方那豐邱縣的縣主姓都名寬那一夜三更時候忽然坐起  
堂來有幾個隨衙值宿的快班衙役連忙拿起燈來宅門上發  
起梆來老爺坐了堂旁邊轉過一個書吏到案前稟道半夜三  
更不知老爺升堂有何緊急公事都寬道適纔本縣睡夢之中  
見一神人白袍是霍府君說有真主在他廟內叫本縣速去接

駕你可知崔府君廟在于何處書吏道老爺愚念早上故有此  
夢况小吏實不知何處有崔府君廟都寬又問衆衙役你們可  
有曉得崔府君廟的么衆人俱回稟不曉得都寬流下淚來道  
國無帝主民不聊生如何是好回過頭來叫門子拿茶來我  
吃門子答應走到茶房那茶夫姓蔡名茂聽得喚聲升堂連忙  
起來正在搗茶門子叫道老蔡快拿茶來老爺道要吃什么蔡  
茂道快了快了就滾了半夜三更爲什么寂天坐起堂來  
也要叫人來得及的門子道真正好笑老爺道做了一個夢就  
炒得滿堂不得安穩蔡茂道做了什麼夢就坐起  
堂來門子道說是夢見什麼崔府君叫他去接駕如今要查那  
崔府君廟在那里又沒有曉得此時還坐在堂上出眼泪你道  
好笑不好笑蔡茂道崔府君廟我到曉得只是接什麼駕真正  
是夢魘一面說一面望了一碗茶遞與門子又分付道你不要  
七搭八搭說我曉得這些煩惱等他吃了茶好進去睡

子笑着一直走到堂上送上茶去吃卻寬一面吃茶一面看那  
門子只管忍笑不住都寬喝道你這奴才有什么好笑扯起籠  
來要打門子慌忙稟道不是小的敢笑那崔府君廟茶夫曉得  
却叫小人不要說都寬道快去叫他來門子奔進茶房裡來埋  
怨蔡茂道都是你叫我不要說幾乎連累我打如今老爺叫你  
快些去蔡茂到吃了一驚鶻也突也來到堂上跪下都寬道好  
打的奴才你曉得崔府君廟如何叫門子不要說快也講來  
却在何處蔡茂道非是小人叫門子不要說崔府君廟是有一  
個只是清淨荒涼得緊恐怕不是這個崔府君廟所以不敢說  
都寬道你且說來蔡茂稟道小人祖居近在夾江邊離夾江五  
六里有個崔府君廟却是坍塌不堪得的所以說不是這個廟  
或者城裡地方另有別個崔府君廟也未可知明早老爺着保  
甲查明是然就曉得了都寬道神明說是江中逃難衣服俱濕  
今既近江一定就是這個崔府君廟快叫備馬掌燈又命門子

到裡邊取出一付冠帽靴襪忙忙碌碌的亂了一會帶了從人  
叫茶夫引路來到城門邊已經天明出了城一路望着夾江口  
而來不一時蔡茂指着一帶茂林道稟老爺這林邊就是崔府  
君廟老爺分付爾等俱在廟外候着不許高聲只帶一個門子  
把廟門用力一推那算門的石小竟推開了走到裏邊並無影  
响殿上亦無人跡殿後俱是荒地老爺叫門子把神厨幔掀  
起來我看可是這位神位那門子不掀猶可將帳幔一掀不打  
緊只見兩狼雉尾搖動嚇得魂不附体大叫老爺有個妖怪在  
內這一声喊早驚醒了康王康王一手把腰刀拔出捏在手  
中跳出神厨喝聲誰敢近前都寬跪下道主公係是何人不必驚  
慌臣是來接駕的康王道孤乃康王趙構排行九殿下在金營  
逃出幸得神靈顯聖將泥馬渡孤過江你是何人如何說是來  
接駕的都寬道臣乃磁州豐邱知縣都寬蒙神明夢中指點命  
臣到此接駕康王大喜道誰是神聖有靈也難得卿家忠義都

寬門了喚進從人進上衣服康王更換了溼衣齋出廟門都  
寬將馬牽過來扶康王上了馬自己却全衆人步行跟隨一路  
進城到了縣中在大堂上坐定從新添見了一面送酒飯一面  
准備兵馬守城康王便問這裡有多少兵馬都寬稟說只有馬  
兵三百步兵三百康王道倘然金兵追來如何處置都寬道主  
公可發令旨名取各路兵馬張挂榜文招集四方豪傑人心思  
宋自然聞風而至正在商議忽報王元帥帶兵三千前來保駕  
未奉聖旨不敢進見康王道快與孤家宣進來軍士到城外傳  
旨王淵進城來到縣堂上朝見君臣大哭一番命王淵坐了問  
道卿家如何得知孤家在此王淵道臣于數日前夢一神人自  
稱東漢崔子玉托夢叫臣到此保駕不意主公果然在此正說  
間又報有金陵張大元帥帶兵五千前來保駕在城外候旨康  
王道快宣進來張所進城朝見畢奏說崔府君托夢叫臣保駕  
不意王元帥已先到此兩個又見了禮各七賜坐康王看那王

淵一表非凡張所年已七十多歲尚是威風凜凜七好牛歡喜便  
問二卿此地七方褊小城低兵少倘金兵到來如何定敵王淵  
道二帝北轅國不可一日無君臣願主公駕回汴京明正大位  
號召四方以圖恢復張所道汴京已被金兵殘破况有奸臣張  
邦昌賣國守在那邊其心不測不宜輕往金陵乃祖宗受命之  
地况在四方之中便于漕運可以建都康王准奏擇日起身往  
金陵進發一路上州官縣官俱各進送糧食供給舊時臣子聞  
知皆來保駕到了金陵權在鴻慶宮駐蹕諸臣依次朝見有眾  
大臣進上冠冕法服卽于五月初一日卽位于南京廟號高宗  
皇帝改元建炎大赦天下發詔播告天下召集四方勤王兵馬  
數日之間有那趙鼎田思中李綱宗澤并各路節度使各總兵  
俱來贊駕勸王又遣官往各路催取糧草各路聞風也漸七起  
行解送糧米接應內中來了一位清官却是蕩陰縣徐仁聽見  
新君卽位偏七遇着這等年歲斗米升珠的時候縣主親自下

鄉催比根米又勸諭富戶鄉紳各上輸助湊足了一千担親自  
解送一路上克勤克儉到了金陵分付衆人將糧車在空地上  
停住走到轅門上見了中軍官道湯陰縣解送糧米到此相煩  
稟復中軍道帥爺此時有事不便通報徐仁道此乃一樁大事  
相煩相煩中軍道我的事也不小徐仁聽見就會意了便叫家  
人取個封筒稱了六錢銀子封好了復身進來對着中軍陪笑  
道些須薄敬幸乞笑納帥爺那裏萬望週全中軍接在手中覺  
道輕飄飄的就是赤金也值不得幾何便把那封袋望地下一  
擲道不中拾舉的竟掇轉身進去全不採着徐仁拾了封筒道  
怪不得朝廷受了書楚不要說是奸臣做了大位就是一個中  
軍尚然如此可惡難道我到了這裡罷了不成也罷做我不着  
沒有你這中軍看我見得元帥也不就在馬鞍邊抽出馬鞭來  
將鼓亂敲裡邊王元帥聽得擊鼓忙坐公堂叫旗牌出去查問  
是何人擊鼓旗牌官出來問明進去報與元帥元帥道傳進來



旗牌答應一聲吓就走出轅門大老爺傳湯陰縣進見徐仁不  
慌不忙走至階下躬身稟說湯陰知縣徐仁參見大老爺特送  
糧米一千到此遂將手本呈上王元帥看了大喜便道難爲貴  
縣了但是解糧雖是大事應該着中軍進稟不該擅自擊鼓幸  
本院知道你是個清官倘若別人豈不罪及于汝徐仁道那中  
軍因卑職送他六錢銀子嫌輕擲在地下不肯與卑職傳稟卑  
職情極了爲此斗胆傳鼓冒犯虎威求元帥恕罪王元帥道有  
這等事分付把中軍綁去砍了兩邊答應一聲吓卽時把中軍  
拿下徐仁慌忙跪下稟道若殺了他卑職結深了冤仇報不滿  
了還求大老爺開恩元帥道貴縣請起既是貴縣詞饒免了死  
罪喝叫左右重責四十棍趕出轅門又叫左右取過白銀五十  
兩送與貴縣以作路費徐仁拜謝辭了元帥出了轅門上馬而  
去王元帥忽然想起一事忙叫旗牌快去與我請徐縣官轉來  
旗牌那隻耳朵原有些背的錯聽拿徐縣官轉來正要與中軍

官出氣就怒烘烘的出了轅門飛跑趕上來大叫徐知縣慢走  
大老爺叫拿你轉去就一把抓住那件員頂本來舊的不經扯  
一扯就扯破了半邊徐仁大怒就跑馬轉來進了轅門也不等  
傳令下了馬直走到大堂上把紗帽除下來望元帥案前擱去  
那元帥倒吃了一驚便問貴縣為何如此徐仁道卑職吃辛吃  
苦解糧前來就承賜了這點路費也不為過為何與旗牌趕上  
來拿我把我這件員領扯破半件攔路出醜還要這頂紗帽做  
什麼元帥聽了大怒叫旗牌喝問道本院叫你去請徐縣主為  
何扯破了他的員領旗牌連七叩頭道小的該死小的七耳朵  
實在有病聽錯了只道大老爺叫小的拿他轉了他的馬走得  
快小的着了急趕七一一把不道這件員領不經扯竟扯破了元  
帥大怒道小專猶可倘若軍情大事難道也聽錯得的么叫左  
右綁去砍了徐仁暗道原來是他聽錯了何苦害他一條性命  
只得走上將紗帽戴好了跪下稟道既是偶然聽錯非出本心

人命重大望乞開恩元帥道又是貴縣討饒造化這狗頭分付  
放鄉重責四十棍叉出轅門左右答應一声吓把旗牌就打了  
四十棍趕出轅門而去這里元帥叫貴縣請起本帥請貴縣轉  
來非為別事本帥久聞當年貴縣有個岳飛如今恁樣了貴縣  
必知詳細故特請貴縣回來問個明白徐仁道稟奏元帥這岳  
飛只因在武場內挑死了小梁王功名不就後來復在南熏門  
力剿太行大盜皇上只封他為承信郎他肯就職現今閑住  
在家務農養親元帥道既如此敢屈貴縣在館驛中暫宿一宵  
等待明早同去見駕保舉岳飛聘他前來其扶社稷何如徐二  
道若得大老爺保舉庶不負了他一生才學當時元帥就着人  
送徐知縣往館驛中去又送酒飯并新紗帽員領反添了一雙  
朝靴徐仁收了好不快活一夜無事次日清晨王元帥引了徐  
仁全到午門元帥進朝奏道有相州湯陰縣徐仁解糧到此臣  
問及當年岳飛現在湯陰此人果有文武全才堪為國家梁棟

臣願陛下賜他前來其扶社稷為此引徐仁在午門候旨伏乞  
聖恩高宗聞奏便道當年岳飛鎗挑小梁王散了武場又協全  
宗留守除了金刃王善果有大功奈父王專聽了張邦昌以致  
沉埋賢士孤家久已曉得可宣徐仁上殿聽旨徐仁隨奉旨上  
殿朝見已畢高宗道那岳賢士朕已久知他有文武全才只爲  
奸臣蒙蔽不得重用今朕欲聘他前來全扶王室孤家初登大  
室不能遠出卿可符朕一行隨節傳旨將詔書一道并聘岳飛  
的禮物交與徐仁又賜了徐仁御酒三杯徐仁吃了謝恩出朝  
一意回湯陰來聘請岳飛按下慢表且說那岳飛自從遇見了  
施全之後一齊回到家中習練武藝不想其年瘟疫盛行王員  
外安人相繼病亡湯員外夫妻兩個前來送喪亦染了疫症雙  
雙去世又遇着旱荒米糧騰貴那牛鼻吃慣了的人怎熬得清  
淡未免做些不公不法的事牛安人戒飭不住一口氣死了  
單有那岳家母子夫妻甚守清貧甚是婁原岳大爺一日正在

書房有書偶然在書中揀出一張命書那星士批着二十三歲必當大發岳大爺暗想古人說的命之理微這些星相之流不過一派胡言騙人財物而已正在嗟嘆只見娘子送進茶來叫聲相公達人知命君子固窮看你愁眉不展却爲何來岳大爺道我適纔翻出一張命書算我二十三歲必當大發正交此運發在那裡况當此年荒歲歉如何是好李氏娘子道將運未來君且守困龍亦有土天時岳大爺道雖然如此我等到歲時正說之間姚氏安人偶在書房門口走過聽了便走進書房夫妻二人起身迎接安人坐定便道我兒你將來怎麼么反在此埋怨媳婦是何道理岳飛急忙跪下稟道母親孩兒只爲目下困守偶然翻着命書故而煩惱怎肯埋怨媳婦話還未說完岳雲從館中回來不見母親尋到書房裡來看見父親跪着他也來跪在父親後邊安人看見七歲孫兒跪在地下心下不安真個是孝順還生孝順子便叫岳雲起來岳雲道

爹起來了孫兒纏起來安人卽叫岳飛起來卽帶了媳婦孩兒  
一同出書房去了岳飛一個獨坐在書房內想道昔日恩師叫  
我不可把事業荒廢了今日無事不免到後邊偷取鎗馬往外  
邊去練習一番有何不可岳大爺卽便提着鎗牽着馬出門來  
到空場上正要練鎗忽見那邊衆兄弟俱各全身甲冑牽着馬  
說七笑七而來岳大爺嘆道我幾次勸他們休取那無義之財  
今翻必定又去幹那勾當了待我問他們一聲看是如何便叫  
衆兄弟何往衆人俱不答應只有牛皋應道大哥只爲飢寒  
二字難忍岳大爺道昔日邵康節先生有言爲人寧可正而不  
足不可斜而有餘王貴接口道大哥雖說得是但是兄弟想這  
幾日無飯吃沒衣穿却不道正而有餘不若邪而不足岳大爺  
聽了便道兄弟們不聽爲兄之言此去若得了富貴也不要布  
我岳飛相見倘若被人拿去也不要說出岳飛來便將手中這  
鎗在地下劃了一條斷紋叫衆兄弟爲兄的從此布你們劃

地斷又各自努力罷了衆人道也願不得這許多且隨日下再  
作道理竟自上馬一齊去了正是

不是全林鳥 分飛竟失羣 誰隣一片影 相失萬重雲

又詩曰

結義勝閑張 豈期中道絕 情深不忍拋 無言淚成血

岳大爺看見這般光景眼中流下淚來也無心操演鎗馬牽馬  
提鎗回轉家中到了中堂放聲大哭起來姚安人聽見走出來  
喝道畜生做娘的方纔說了你幾句你敢懷恨悲啼么岳大爺  
道孩兒怎敢只为一班弟兄們所為非禮兒幾次勸孩他們不  
轉今日與他們畫地斷義回來想起捨不得這些兄弟故爾悲  
傷安人道人各有志且自由他們罷了母子二人正在談論忽  
聽得叩門聲急岳飛道母親且請進去待孩兒出去看來卽走  
出外邊把門開了只見一個人頭帶邊帽身穿邊衣腳登快靴  
身上背着一個黃包袱氣喘吁吁走進門來竟一直走到中堂

岳大爺細看着那人二十以上年紀團臉無鬚却不認得是何人又不知到此何事且待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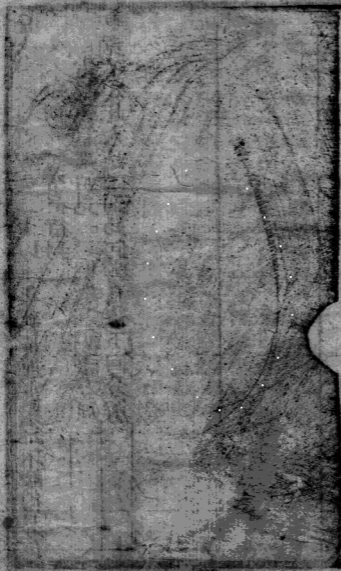
雲隱鷺鷥飛始見

柳燕鸚鵡語方知

畢竟不知此人是誰到此何幹且待下回分解



請  
全  
作  
...



100

第二十二回

結義盟王佐假名  
刺精忠岳母訓子

詞曰

寂寞相如臥茂陵

家徒四壁不知貧

世情已逐浮雲變

裘馬誰為念激人

花幾淚血鳥驚心

欲將修短問乾坤

腸和不敢窮途恨

漢帝常懸捧日心

話語衆弟兄不肯交貧各自散去岳大爺正在悲傷之際恰遇  
着那人來叩門岳大爺開了進來只見那個人一值走上中堂  
把包袱放下問道小可有事來訪岳飛的未知可是這裡岳爺  
道在下就是岳飛未知兄長有何見教那人聽了納頭便拜道  
小弟久慕大名特來相投幸些武藝若蒙見允情愿結為兄弟  
住在寶庄以便朝夕請教不知尊意如何岳爺道如此甚妙請

問尊姓大名尊庚幾何那人道小人姓于名工湖廣人氏行年  
二十三歲岳爺道如此就長一年有屈着弟了那人大喜就與  
岳飛望空八拜立誓永勝全胞各不稱負并罷起來于工取出  
白銀二百兩送與岳飛岳飛推辭不受于工道如今既為兄弟  
不必推遜了岳爺只得收了就進去交與母親遂轉身出來于  
工道哥也有大盤子取出幾個來岳爺道有即進房去取娘子  
討了幾個盤子出來交與于工于工親白動手把桌子擺在中  
間將盤安放得齊當打開黃包裏取出十個馬蹄金放在一盤  
又取出幾十珠子也裝在一盤又將一件紅戰袍一條羊脂  
玉玲瓏帶各盛在內內恰向胸前去取出一封書來供在中央  
使叫大哥快來接旨岳大爺道兄弟你好糊塗又不說個明白  
却叫弟兒的接旨不知這旨是何處來的說明了才好接得那  
人道莫不瞞大哥說小弟並非于工乃是湖廣洞庭湖通聖大  
王楊公鶴下官封東勝侯姓王名佐的便是只因朝廷不明衆

百姓邪勞民傷財萬民離散目下撥欽二帝被金國擄去國家  
無主因此我主公懸天順人志欲恢復中原以安百姓久慕大  
哥文武全才因此特命小弟前來聘請大哥全往洞庭湖去扶  
助江山共享富貴請哥也收了岳大爺道好漢子幸喜先由我  
結爲兄弟不然是就拿賢弟送官連性命也难保了我岳飛離  
不才生長在宋朝况曾受承信郎之職焉肯背國投賊兄弟你  
可將這些東西快也收了再不要多言王佐道哥也古人云天  
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不要說是二帝無道現今  
被兀朮擄去天下無主人民離亂未知鹿死誰手大哥不趁此  
時幹功立業還待何時不必執迷還請三思岳大爺道為人立  
志如女子之守身岳飛生是宋朝人死是宋朝鬼總有陸賈陸  
何之口舌難挽我貫日凌雲之浩氣本欲屈留賢弟暫住幾日  
今既有此舉嫌疑不便負弟速也請回拜候你那主人今生休  
再想我难得今日有負弟結拜一場他日岳飛若有寸進上陣

交鋒之際再得與貧弟相會也王佐見岳翁侃七烈七無可奈何只得把禮物收了仍舊包好岳大爺遂走進裡邊對母親道方纔那個銀包取出來安人取了出來交與岳翁接了出來對王佐道這銀包請收了王佐道又來了這聘禮是主公的所以大哥不受這些須禮物雖不成光景乃是小弟的敬意仁兄何必如此岳大爺道兄弟你差了賢弟送與爲兄的我已收了這是为兄的轉送與貧弟的可收去做盤纏若要推辭不像弟兄了王佐諒來岳飛是決不肯收的了也只得收下收拾好了拜辭了岳翁仍舊背上包裝悄然出門上路回去不題却說岳翁送了王佐出門轉身進來見了安人安人問道方纔我兒說那朋友要住幾日為何飯也不留一餐放他去了却是何故岳大爺道母親不要說起方纔那個大爺說是愛與孩兒結拜弟兄李習武藝故此要住幾日不料乃是湖廣洞庭湖反賊楊么差來的叫做王佐要聘請孩兒前去爲官被孩兒說了他幾句

就打他去了。岳安人道：原來如此。又想了。一想，便叫我兒你  
出去，端正香燭，在中堂擺下香案，待我出來，自有道理。岳翁道：  
「曉得就走出門外，請了香燭，走至中堂，端過一張椅子，安放居  
中，又取了一副燭臺，一個香爐，擺列端正，進來稟知母親。香案  
俱已停當，請母親出去。安人即便帶了媳婦一全出來，在神聖  
家廟之前焚香點燭，拜過天地祖宗，然後叫孩兒跪着媳婦。唐  
翼岳飛便跪下道：「母親有何分付？」安人道：「做娘的見你不受教，  
賊之聘，甘守清貧，不貪濁富，是極好的子。但恐我死之後，又有  
那些不法之徒前來勾引，倘我兒一時失志，做出些不忠之事，  
豈不把半世芳名喪了？一旦故我，合具祝告天地祖宗，要在你  
背上刺下盡忠報國四字，但願你做個忠臣。我做娘的死後，那  
些來往的人，道好個冷人教子成名，盡忠報國，豈不流芳  
百世？我就含笑于九泉矣。」岳飛道：「聖人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不敢毀傷，母親嚴訓，孩兒自能領遵，免刺字罷。」安人道：「胡說，倘

然你日後做些不肖事情出來那時拿到官司吃敲吃打你也好對那官府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么岳飛道母親說得有理就與孩兒刺字罷就將衣服脫下坐邊安人取筆先在岳飛背上正脊之中寫了盡忠報國四字然後將繡花針拿在手中在他背上一刺只見岳飛的肉一簣安人道我兒痛么岳飛道母親刺也不曾刺怎么問孩兒痛不痛安人流泪道我見你恐怕做娘的手軟故說不痛就咬着牙根而刺也完將醋墨塗上了便永遠不退色的了岳飛起來叩謝了母親訓子之恩各自回房安歇不表書中再講到湯陰縣七圭徐仁奉着聖旨齋了禮物回到湯陰來聘岳飛那一日帶領了衆多衙役抬了禮物并羊酒花紅等件來到岳家庄叩門岳爺開門出看那認得是徐縣主就請進中堂徐仁便叫賢契快排香案接旨岳飛暗想我命中該有這些磨挫昨日王佐來叫我接旨今日徐縣尊也來叫我接旨我想現今二帝北轅朝內無君必定是張

邦已那好賊僭位放我不下故來算計我也便打一躬道吾大  
人上皇少帝俱已北狩未知此是何人之旨說明了岳飛終敢  
接徐三道賢契你還不知么曰今九殿下康王泥馬渡了夾江  
現今卽位金陵這就是大宋新君高宗天子的旨意岳飛聽了  
大喜連忙跪下徐三卽將聖旨直讀道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聞多難所以興邦殷憂所以啓聖子  
小子遭家不造金寇猖狂二帝北轅九廟邱虛朕倚天脊不  
絕宋祚泥馬渡江諸臣擁戴嗣位金陵但日前羽書之報夜  
有狼烟之警正我君臣臥薪嘗胆之秋圖復中原報仇雪耻  
之日也必有鷹揚之將急過惜夏之虞茲爾岳飛有文武全  
才正堪大用故命徐三賚賜黃金彩段羊酒花紅卽着東京  
受職率兵討賊殄滅腥羶建二帝于沙漠救生民于塗炭爾  
其倍道兼進以慰朕懷欽哉謝恩

徐三讀罷便將聖旨交與岳飛岳飛雙手接來共在中決徐三



道軍情緊急今日就要起身我在此相等賢契可將家事料理料理子飛道既是聖旨怎敢遲延就請徐仁坐定將聘禮收進後堂請母親出來坐了李氏夫人侍立在旁岳飛告與母親當今九殿下康王在南京接位特賜金帛命徐縣尊前來聘召孩兒赴闕今日就要起身特此拜別安人道今日朝廷召你多麼你周先生教訓之恩還該在灵位前拜辭昨辭絕是岳飛領命就將皇封御酒打開在周先生灵位前拜奠了以往祖宗神位前拜奠已畢然後斟了一盃酒跪下敬上安人安人接在手中便道我兒做娘的今日吃你這盃酒但愿你此去爲國家出力休恋家鄉得你盡忠報國名垂青史吾愿足矣切記切記不可有忘岳飛道謹遵慈命安人一飲而盡岳飛立起來又斟了一盃向着李氏夫人道娘子不知你可能飲我這盃酒么李氏道五花官誥尚要贈我這盃酒怎么吃不得岳爺道不是這等說我岳飛只得孤身並無兄弟如今爲國遠去老母在堂娘子須

要代我孝養侍奉見子年幼必當教訓成人所以說娘子可能  
飲得些酒也李氏夫人道這都是妾身分凶之事何必嗔咎官  
人只管放心前去不必掛懷俱在妾身上便了接盃酒來一  
飲而盡這些事那徐仁在外俱听得明白嘆道難得他一門忠  
孝新上可謂得人中與有日也就分付從人將岳飛衣甲指在  
馬上軍器物件叫人挑了岳飛拜別了母親又與娘子對拜了  
兩拜走出門來但見徐縣主一手牽着馬一手執着鞭道請賢  
契弟馬岳飛道恩師門生怎敢當此徐仁道賢契不要看輕了  
當今天子不要來徵聘只因初登大位不能遠出故在金堂  
殿上賜我御酒三盃命我代勞如蕭相國推輪捧轡故事賢契  
不必謙避也岳飛只得告罪上馬縣主隨在後邊送行正待起  
行忽見兵雲趕來跪在馬前岳谷見了問道你來做什么岳雲  
道孩兒在館中听得人說縣主奉旨來聘爹也故此孩兒走來  
送行二來請問爹也往何處去做什么事岳谷道為父的因何

年切恐不忍分離故不來喚你。今既來我有幾句話分付你。今為父的蒙新君各去殺鞋子保江山。你在家中須要孝順。婆也敬奉。母親。姑。管弟妹。用心讀書。牢記牢記。岳雲道。謹遵嚴命。但具這些。罷了。不要殺完。岳雲道。這日為何岳雲道。留一半。身孩兒殺也。岳雲道。胡說快些回去。岳雲道。這日是個小孩子。並不留恁。磕了一個頭。起來跳也舞也的回去了。徐仁走了。幾步。叫聲。賁先。請前進。我同縣收拾收岳就。岳雲道。屈師請便。徐仁別了。自回縣中料理。頭草飛馬趕上。飛一同進京。在路死話。不一日到了金陵。一齊在今門候旨。黃門官奏。天子高宗傳旨。宣名上殿。徐仁引岳飛朝見。湯吉高宗道。有勞賢卿了。勅賜金帛。彩緞。仍回湯陰。理事。不日再加陞擢。徐仁謝恩退朝。何回湯陰。不日說高宗見岳飛狀貌魁梧。身材雄壯。十分歡喜。便問家鄉。家岳飛到來。當授何職。宗澤奏道。岳飛原有舊時。身。承。任。部。高宗道。此乃父王欠明。今特封為總制。候。

有功再加爵賞岳飛謝恩畢又命賜宴高宗又將在官中某手  
畫與五霸尺像取將來與岳飛一觀也看過高宗道此乃金  
國皇帝第九江人的像卿官知也認看尚且相違不可放過岳  
飛道臣領旨高宗道現今大元帥張所掌權天下兵權卿可到  
他營前効用岳飛謝恩畢出朝來到帥府覓見了元帥張所  
見了岳飛拜見張所曰就令岳飛往教場中去挑選兵馬元  
帥先行岳飛領令就去找選七來選去只選了六百名來見元  
帥元帥道我的營中你也去挑選些岳飛又去挑選了二百名  
連前共有八百名來稟覆元帥張所道難道一千人都挑不足  
么岳飛道就是這人自罷元帥遂令岳飛領八百兵作第一隊  
先行再問那一位將軍敢有二心救應連問了幾聲並無人答  
應元帥道都是這樣貪生怕死朝廷更無人出力了待我去  
叫去看他怎樣躲避便叫山東行度使劉豫答稟  
元帥道你帶領本部人馬為第一隊先行木

就到劉豫无奈只得勉強領令即去整頓人馬到了  
 率領岳飛劉豫入朝來辭駕恰有巡城指揮來奏今有強  
 衆來搶儀鳳門声七岳岳飛出車請旨定奪高宗所奏俾旨就  
 着岳飛搃賊夷首岳飛領首辭駕出朝帶領道入百兒即出城  
 來到陣前只見对阵許多雙囉手中拿的那裡是什麼鎗刀多  
 是些鋤頭鐵搭木棍麴刀乱七映七不成模樣岳岳大喝一聲  
 那裡來的毛賊快七來認岳飛喝声未絕只見对阵裡跑出一  
 馬七上坐着個強人生得來青面獠牙十分兇惡若不具西遊  
 記中妖精出現即便見劉神符內天將臨凡正是  
 未辨入山擒虎豹  
 先來沿海斬蛟尤

畢竟不知岳岳捉得強盜否且听下回分解

胡先奉令探功績  
魯飛設計敗金兵

詩

兵卒瘡痍血未乾

奇才妙計遭湮沒

金兵湖寇幾時安

方識風雲際會難

那說岳翁見對陣內走出一個強盜來生得青面獠牙海下無  
鬚坐下一疋青鬃馬手舞狼牙棒出到陣前大叫一声岳大哥  
小弟特來尋你帶挈帶挈岳翁上前一認却原來是吉青岳翁  
罵道狗強盜你甘心為賊還來怎么快與我拿下吉青跳下馬  
來道不要動手只管來拿軍士上前將吉青拿下牽了他的馬  
拿了他的兵器岳翁見那些喽囉俱是鄉民叫他們都好也散  
去各安生業去罷眾人謝恩而去岳翁命眾兵丁帶了吉青進  
城來一徑上殿來見駕奏道強盜已拿在午門外候旨高宗命

推上殿來不多時羽林軍將吉青推至金階吉青大叫萬歲翁  
小人不是強盜是岳飛的義弟吉青來尋他與國家出力的高  
宗見了他這般形像一個英雄便問岳飛果是你的義弟么岳  
飛奏道雖是結義的兄弟但是他所爲不肖已與他割地斷義  
的了高宗道孤家看他也是一條好漢况當今用人之際可赦  
其小過以待立功贖罪罷傳命放鄉封爲副都統之職撥在岳  
飛營前効用有功之日再加陞賞吉青謝恩單岳飛備駕出朝  
引吉青來見了元帥元帥卽令岳飛領兵先往東慈闕去劉豫  
領本部兵五千爲第二隊元帥自領大兵十萬在後接應迎敵  
卽說兀朮在河間府聞報康王在金陵卽位用張所爲天下大  
元帥聚兵拒敵不覺大怒卽令金牙忽銀牙忽二元帥各領兵  
五千爲先鋒又請大王兄粘罕同着元帥同先文卽率領衆平  
章領兵十萬殺奔金陵而來且說岳飛全吉青帶領了八百兒  
郎一路而來七至一山名爲八盤山岳翁分付衆兒郎住着岳

爺細七四下一看對吉青道真是一座好山吉青道入哥要買  
他做風水么岳爺道兄弟好痴話愚兄看這座山勢甚是曲折  
若得死木到此我兵雖少可以成功也吉青道原來爲此丑說  
之間忽見探軍來報道有番兵前隊已到此了岳爺舉手向天  
道此乃我皇上之洪福也遂令衆兒郎俱用強弓硬弩在兩邊  
兜尖命吉青前去引戰只許敗不許勝引他進山來爲見的在  
此接應吉青聽今遂帶了五千人馬前來迎敵那番兵見吉青  
不上幾十個人俱哈哈大笑吉青縱馬上金牙忽銀牙忽道我前  
只道這南蠻是三頭六臂的原來是這樣的賊形吉青道賊形  
要偷你媽的排輪起棒來便打金牙忽主力招架敵不上三個  
回合吉青暗想道大哥原叫我敗進山去的遂把狼牙棒虛幌  
一幌回馬就走兩員番將帶領三軍隨後趕來兩邊埋伏軍士  
一齊發箭把番兵截住大半首尾不能相顧金牙忽恰待轉身  
尋路忽敢得大喝一聲番賊那裡走岳飛在此擺動手中原泉



鎗迎着金牙忽斫殺銀牙忽上前幫助吉青回馬轉來敵住而  
軍吶喊那山谷應聲賽過雷轟金牙忽不知呆軍有幾百萬心  
上着忙手中刀畧鬆一鬆被兵爺一鎗刺中心窩翻身落馬銀  
牙忽吃了一嚇被吉青一棒把個天靈蓋打得粉碎入百兒郎  
一齊動手殺死苗兵三千餘人其餘有命的逃去報信岳爺取  
了兩個苗將首級收拾旗改馬匹兵器等物命吉青解送劉豫  
軍前時送天官去報功劉豫命吉青且自回營待本帥與你轉  
連便了吉青回營稟報岳爺不提且說這劉豫道這岳飛好  
手段初出來就得此大功一路去不知還有多大功勞如今這  
第一功權且讓我得了下次再與他報罷忙忙的將文書修好  
差旗牌官將首給兵器等物稟見元帥報功元帥那裡曉得就  
上了劉豫第一功賞了旗牌旗牌謝過元帥出營回轉本營稟  
稟劉豫劉豫暗上歡喜不題且說岳爺領兵前行又至一山名  
曰青龍山岳爺之願石財分付出大馬扎住劉吉青道這座山

此八盤山更好爲兄的在此扎營意欲等候番兵到來殺他一個片甲不留你可往後營內去見劉豫元帥要借口袋四百個火藥一百担燒鈎二百桿火箭火炮等物前來應用吉青領令來到劉豫營中見了劉豫備述要借口袋等物劉豫道本營那有此物你且回去待我差人到元帥大營中取了送來便了吉青听了自回去回禀了岳爺那劉豫即差人往大營內取齊了應用等物送至前營岳爺收了遂分撥二百名人馬在山前將枯草鋪在地上洒上火藥暗七傳下號令炮响爲號一齊發箭又撥一百兵在右邊山澗水口將口袋裝滿沙土作堤阻水待番兵到來即將口袋扯起放水淹他若逃过山澗自有石壁阻住去路結往夾山道而走遂撥一百名兵于上邊堆積亂石打將下來叫他無處逃生又令吉青領二百人馬埋伏在山後擒拿逃走番兵又道督弟你若遇着一個面如黃土騎黃驃馬用流星錘的就是粘罕務要擒住如若放走了必送元帥外軍法

從事不可有違吉青領令而去岳命自帶二百兵在山頂搖旗  
响喊嵩等金兵到來却說大元帥張所那日獨坐後營壽盡退  
敵之策只見中軍胡先密來稟道今日劉種差官來取口袋火  
藥等件不知何用小官細想岳統制頭隊在前未嘗收績怎么  
第二隊的劉豫反殺敗了番兵得了頭功其中必有情弊倘若  
有冒功等事豈不使英雄氣短誰肯替國家出力因此特來請  
令待小官扮作獸醫前去探听消息不知元帥意下若何元帥  
听了大喜道本帥也在此疑惑正欲查究得你前去探听真好  
胡先領令出營扮作獸醫混過了劉營一路來到青龍山已近  
黃昏悄悄行至牛山見一棵大樹就盤將上去在樹頂上遠  
望去只見番兵已到漫山遍野而來如全蟻一般胡先好不  
着急想那岳統制只有八百人馬怎么迎敵決然被他擒了不  
表胡先坐在樹頂探望再說粘罕帶領十萬人馬望金陵進發  
途遇敗兵報說有個南蠻殺子兩個元帥五千兵喪了一大半

寫者不計其數粘罕听了大怒催動夫兵下來忽有探軍報道  
啓上狼主前面山頂上有南蠻扎營請令定奪粘罕道既有南  
蠻阻路今天色已晚且扎下營盤住着到明日開兵一声炮响  
番兵安營北寨尚未安歇這里青龍山上岳爺也見粘罕安營  
不來搶山倘到明日彼衆我寡難以抵敵想下一想便叫二百  
兒郎在此守着不可亂動待我去引這些番兵來受死遂拍馬  
下山搖手中鎗望番營殺去那胡先在樹嶺上見了一身冷  
汗暗想道這真個是捨身爲國之人且看那岳爺也一馬冲入  
番營高叫宋朝岳飛來踏營也縱着馬也又高大挺着鎗也又  
精奇逢人便挑馱馬便刺耀武揚威如入無人之境小番慌忙  
報入牛皮帳中粘罕大怒上馬提鎗率領元帥平章衆將校一  
齊湧上來與岳爺圍住這岳爺那裡在他心上奮起神威鎗挑  
劍砍殺得尸堆滿地血染成河暗想道此番已激動他的怒氣  
不若敗出去賺他趕來便把雁泉鎗一擺喝道進得來出得去

總爲好漢兩腿把馬一夾唵喇七冲出番營而來粘罕大怒道  
那有這等事一個南蠻拿他不住如何進得中原必要踏平此  
山方洩吾恨就招塵大兵呐喊追來岳翁向頭看見暗七歡喜  
賊奴這遭中我之計了連忙走馬上山半山裡樹嶺上胡先看  
見岳統制敗回後邊漫天益地的番兵趕來吹起胡笳好似長  
潮浪湧敲動駝鼓尤如雷聲雷聲胡先想道這番完了不獨他  
沒了命我却先是死也正在着急忽听得一声炮响震得山搖  
地動幾乎跌下樹來那衆番兵亦有跌下馬來也有驚倒的  
兩邊埋伏軍士火炮火箭打將下來延着枯草火藥發作一霎  
時烈燄騰空烟霧亂滾燒得那些番兵番將兩目難開怎認得  
兄和弟一身無主那領得父和孫喧七嚷七自相踐踏人撞馬  
馬撞人各自逃生同先文郎和衆子章保着粘罕從小路逃生  
却見一山澗四路粘罕叫小番探那溪水淺深小番探得明白  
說有三尺來深粘罕遂分付三軍渡水過去衆軍士依言盡向

溪水中走去也有許多向溪邊吃水粘罕催動人馬渡溪但見  
滿溪爛盡是番兵忽听得一声响唬尤如半天中塌了天河那  
水勢望下倒將下來但見滴溜七人隨水滾呼喇七馬逐波流  
粘罕大驚慌忙下令別尋路徑回兵要緊那些番兵一個七魂  
飛胆喪盡望谷口逃生粘罕也顧不得眾平章了跟了同先文  
郎拍馬往谷口尋路只見前邊逃命的平章跑馬轉來叫声狼  
主前面谷口都有山峯攔住無路可通粘罕道如此說來我等  
性命休矣內中有一個平章用手指道這左邊不是一條小路  
不管他通不通且走去再處粘罕道慌不擇路只要有路就走  
遂令眾兵將一齊從夾山道而行也不多路那山上軍士聽得  
下邊人馬走動一齊把石塊飛蝗一般打將下來打傷番兵頭  
開腦裂尸積如山同先文郎保着粘罕拚命逃出谷口却是一  
條大路這時候已是五更時分了粘罕出得夾山道不覺仰天  
大笑同先文郎道如此吃虧怎么狠主反笑起來却是為何粘

罕道我不笑別的，我笑那岳南蠻雜會用兵到底平常。若在此  
處理伏一枝人馬，某家插翅也难飛了。話言未畢，只听得一聲  
炮响，霎時火把灯笼焰燿如同白日，火光中一將生得面如監  
靨，髮似硃砂，手舞狼牙棒，踏馬高叫吉青在此。快下馬受死。  
粘罕對同先文郎道：岳南蠻果然利害。某家今日死于此地矣。  
眼中流下淚來。同先文郎道：都是狼主自家笑出來的。如今事  
已急了。臣有一個金蛇脫壳之計，只要狼主焰看臣的後代粘  
罕道：這個自然計將安出？同先文郎道：狼主可將衣甲馬匹兵  
器與臣換轉一齊沖出去。那吉南蠻必然認臣是狼主，與他交  
戰。若南蠻本事有限，臣係狼主逃生。倘若他本事高強，被他捉  
去，狼主可覷便脫離此難。粘罕道：只是難爲你了。便忙忙的將  
衣甲馬匹調換了一齊沖出。那吉青看見同先文郎這般打扮，  
認做是粘罕，便舉起狼牙棒打來。同先文郎使鎗招架，戰不上  
幾合，早被吉青一把抓住活擒過馬去了。那粘罕帶領敗兵拚

命奪路而進。適與吉青追趕了一程，拿了同先文郎回來報功。那胡先在樹頂上蹲了一夜，看得明白，暗忖：「稱贊不絕，慢工的溜下樹來，自回營中報與張元帥去了。再說岳爺在山上，等到天明，那九处埋伏兵丁俱來報功，一面收拾番兵所遺兵器等物，只見吉青回營，繳令道：『果然拿着粘罕了。』岳爺命推上來，衆軍士將同先文郎推將上來。岳爺一看，拍案大怒，命左右將吉青綁去砍了。左右答應一聲：『真個是』

令行山岳動

言出鬼神驚

不知吉青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詩  
集

卷  
之  
六

七

魏將劉豫降金

獻玉璽邦昌拜相

詩曰

劉豫降金寔可羞

邦昌獻璽豈良謀

欺君賣國無雙士

嚇鬼瞞神第一流

話說當時岳爺要把吉青斬首吉青大叫無辜岳爺道我怎樣分付你却中了他金蟬脫壳之計便向同先文郎喝問道你這等詭計只好瞞吉青怎瞞得我過你實說是何等樣人敢假裝粘罕替死同先文郎暗想中原有了此人我主休想宋室江山也便叫道岳南蠻我狠主乃天命之主怎能被你拿了我非別人乃金國大元帥同先文郎便是岳爺道吉青你聽見么吉青道我見他這般打扮裝束只道是粘罕那曉得他會掉換的大哥要殺我就與他一全殺罷了眾軍士俱跪下討饒岳爺道也

罷今日初犯恕你一次日後倘再有悞事王法無親決不容情  
吉青謝了起來岳爺道就着你領兵二百把番將并馬匹軍器  
前在大營報功吉青領令押解了同先文郎并所獲遺棄物件  
一路來到劉豫營前叫小校稟知好放過去到元帥大營劉豫  
聞報命傳宣官引吉青進見吉青叩首稟請制殺賊番兵十萬  
活捉番將一員得了許多軍器馬匹現解在營門外元帥看驗  
明白好讓路與小將到大元帥營中去報功劉豫道這一番  
言語口中不說心內暗想全兵十分利害南朝並無一人敢當  
岳飛初進之人反有這等本事我想他只用八百兵了殺敗了  
十萬人馬擒拿了番邦元帥若還論功必定職居吾上想了一  
會說道有了索性待我佔了後來的功再讓他人罷主意已定便  
假意問道吉將軍你全岳統制殺敗番兵擒獲番將這件功  
勞不小但你去到大營報功須要耽擱時日你營中乏人恐金  
兵復來我與你統制犹如兄弟一般不如我差人代你送往元

帥將你與我帶了猪羊牛酒先回本營去犒賞三軍罷吉青不  
知是計即便謝了劉豫劉豫分付家將整備猪羊牛酒交與吉  
青帶回本寨去分犒衆軍不題且說劉豫將同先文郎囚在後  
營解來物件暫且留下把文書寫停當封好了叫旗牌去旗牌  
听道你到大營去報功大元帥若問大七說金兵殺來被本帥  
殺敗拿住一個番將囚在營中替是大元帥要就要送來若是  
不要就在那邊斬了元帥問你說話須要隨機答應不可漏洩  
風声旗牌得令出營望大營而來再說胡中軍回營換了衣服  
來見元帥元帥便問所探之事如何胡中軍將到了青龍山扒  
在樹頂上一夜所見之事細七稟知元帥道難爲你了記上你  
的功勞到了次日元帥升帳聚集衆節度各總兵設宴眾將恭  
見已畢有傳宣官上來稟道二隊先鋒劉節度差旗牌報功在  
營門外候令元帥道令他進來那旗牌官進來叩頭七將文書  
呈上張元帥拆開觀看原來又將岳先鋒的功勞冒去了便分

付賞了旗牌且自回營可將所擒番將活解來營待本帥這裡  
敘功送往京師候旨便了旗牌叩謝出營而去張元帥打發了  
旗牌出營便向衆將道兩次殺敗番兵俱係前隊岳飛大功今  
劉豫蔽賢冒功朝廷正在用人之際豈容奸將埋沒才能以致  
賞罰混亂本帥意欲將他拿來斬首示衆再奏朝廷那一位將  
軍前去拿他言未畢胡中軍王前稟道元帥若去拿他恐有意  
外之變不如差官前去傳元帥有令請他到來設宴然後聚集  
衆將究明細底然後斬他庶衆心誠服他亦死而無怨元帥道  
此計甚妙就着你去請他到大營來商設軍機不得有誤中軍  
得令出營上馬往劉營來不道元帥帳下有一兩淮節度使曹  
榮却是劉豫的兒女親家當時親見元帥命中軍去賺劉豫他  
的長子劉麟却是我的女婿父子性命且父難保叫我女兒怎  
么好遂悄悄出帳差心腹家將飛馬往劉營報知此時劉豫正  
在營中盼望那報功的旗牌不見回來忽傳宣進營稟說兩淮

節度使曹爺差人有緊急事喚見劉豫即着來人進見來人進  
營跪七張七叩下頭說道家爺不及修書多拜上今大元帥  
探所得老爺冒了岳先鋒的功劳差中軍官來請爺到大營假  
說故事有性命之憂請爺快作計較劉豫听了大驚失色忙取  
白銀五十兩賞了來人與我多拜上你家爺感承活命之恩  
必當重報來人叩謝自回去了劉豫想了半會走到後營將同  
先文郎放了坐下道久聞元帥乃金邦名將誤破岳飛所算我  
觀宋朝氣數已盡金國當與本帥意欲放了元帥同救金國不  
知元帥意下若何同先文郎道被虜之人自分一死苦家再生  
自當重報吾恨主十分愛才重賞元帥若往本國一力在我身  
上保舉重用劉豫大喜分付整脩酒飯一面傳令收拾人馬糧  
草正待起行旂牌恰西來繳令說大元帥命將所擒番將囚解  
大營請旨定奪劉豫大笑遂鳴鼓聚眾將士參見已畢劉豫下  
令道新君年幼無能張所賞罰不明今大金狠主重賞愛才本

帥已約定金國元帥前去投順爾等可作速收拾前去共圖富  
貴言未畢只听得階下一片聲說道我等各有父母妻子在此  
不願降金哄的一聲走個罄盡劉豫目瞪口呆看也只剩得幾  
名親隨家將只得和同先文郎帶領了這幾人上馬又恐怕岳  
飛兵馬在前邊阻碍只得從小路大寬轉取路前行忽見後面  
一騎馬飛奔趕來叫道劉老爺何往劉豫回頭看時却是中軍  
便問你來做甚么中軍道大老爺有令箭在此持請元帥速往  
大營說事劉豫笑道我已知道了我本待殺了你恐沒有人報  
信留你回去說與張所老賊知道我劉豫堂上丈夫豈是池中  
之物反受你的節制我今投順金國權寄這點驢頭在他頸上  
我不日就來取也嚇得中軍不敢做聲回轉馬頭就走不知是  
那個走漏了風聲飛跑趕回大營來報與張元帥張元帥隨即  
修本正要差官進京啓奏忽報聖旨下張所接旨宜讀却是命  
張所把守黃河加封岳飛爲都統制張所謝恩畢隨將所寫奏

明劉豫將金高來得功的本章交與欽差帶進京去命岳飛領  
軍前行至黃河且按下慢表再說那粘罕在青龍山被岳飛  
殺敗領了殘兵取路回河間府來見兀朮兀朮道王兒有千萬  
人馬怎麼反取于宋兵之手粘罕道有個岳南蠻叫做岳飛真  
個利害就把他獨來端營并水火埋伏之事細說了一遍兀  
朮道並未曾見中原有什麼岳飛不信如此利害粘罕道若  
沒有詞先交與我管我命已喪于夾山道上矣兀朮听了大怒  
道王兒你且放心待某家親自起兵前去渡黃河拿住岳飛與  
王兒報仇岳飛金鑾岳飛踊乎宋室以洩吾之恨那兀朮正在怒烘  
烘要拿岳飛却有小番來報同先文郎候令兀朮道王兒說他  
被南蠻拿去怎得回來就着令進來且說那同先文郎全着刻  
豫抄路轉到金營即對着劉豫道元帥可在營門外等七待我  
先去稟明再請相見劉豫道全仗帮襯同先文郎進了大營一  
直來到兀朮帳前跪下叩頭兀朮道你被南蠻拿去怎生逃得



回來同先文郎將刻豫投降之事說了一遍元木道這樣好臣  
留他怎么拿來哈喇了罷哈迷道這主不可如此且宜他進  
來封他王位安放他在此自有用處元木听了軍師之言就命  
平章宜進朝見封爲魯王之職鎮守山東一帶劉豫謝恩不表  
再說張元帥兵至黃河執分撥衆節度各處堅守兵衆全着吉  
青向北下營寨守住張元帥自領大兵攻取涿京州張邦昌  
聞知張元帥領兵來取城心生一計來至分官樓前見太后敕  
奏道元木兵進中原不日來掠汴京今康王九殿下在金陵卽  
位臣欲保娘也前往望娘也將玉璽交付與臣獻與康王去娘  
娘聞奏兩泪交流今天子並無音信要這玉璽何用就交與卿  
便了張邦昌騙了玉璽到家中收拾金球保了家小出城竟往  
金陵去子再說張元帥兵至汴梁守城軍士開城迎接張所進  
城來請了娘也的安娘也就將張邦昌騙去玉璽帶了家眷不  
知去向與張所說知張所奏道四面皆有兵將守住不怕好臣

逃去臣差人探听奸人下落再來覆旨元帥辭駕出朝將兵守  
住汴梁不表再說張邦昌到了金陵安頓家眷來至午門對黃  
門官道張邦昌來獻玉璽相煩轉達天顏黃門官奏知高宗高  
宗問衆臣道此賊來時衆卿有何主見李太師奏道張玘來  
獻玉璽其功甚大封他為右丞相但他本心不好主公只宜疎  
遠他七就免權矣高宗大悅道可宣上殿來邦昌來至殿前俯  
伏高宗道卿之前罪免究今獻玉璽有功官封右丞相之職邦  
昌謝恩而退到次日邦昌上殿奏道臣聞元未又犯中原有  
岳飛善龍山大戰殺得番兵片甲免存若無此人中原難保真  
乃國家之梁棟也現為都統不袖其職以臣愚見望主公名他  
來京拜為元帥起兵掃北迎請二帝還朝天下幸甚高宗听了  
想道好是好我總不听得卿家不必多言孤自有主意邦昌只  
得退出回至家中想道這樣本意主公不听雖為丞相總是免  
權了正在無計可使適值侍女荷香送茶進來邦昌觀看頗有

姿色不若認爲己女將他送進官中倘得寵用只要誘他荒淫  
酒色不理朝政將天下送與四狼主了遂與荷香說了荷香應  
允邦昌次日粧扮荷香上了車子推往午門邦昌進朝奏道臣  
有小女荷香今送上主公伏侍聖駕在午門候旨那御少年天  
子一聞此言卽傳旨官名荷香拜伏金階口稱萬歲高宗觀看  
大悅遂傳旨命太監送進宮去李綱班奏道請主公送往西  
宮邦昌又奏道望主公降旨岳飛回朝拜帥掃北高宗傳旨  
就命邦昌免詔去岳飛高宗自回宮去與荷香成親不去且  
說邦昌將旨放在家中不着人去召岳飛莫定黃河往返的日  
子邦昌方來報旨回奏岳飛因金兵犯界守住要地將在外君  
命有所不受因此不肯應詔高宗道他不來也罷了且說李太  
師在府中與夫人說起張邦昌獻女之事夫人道他爲不得尊  
權故送此女以圖寵用耳太師道夫人之言洞悉好臣肺腑老  
夫早晚也要留心正說之間只見簾下站着一人太師道你是

何入張保過來跪下叩頭道是小人張保太師道張保我一向  
忘了只爲國事忙忙不曾抬舉你也能你去取紙筆過來張保  
就去取了文房四寶來放在桌上太師爺就寫起一封信來封  
好了對張保說我薦你到岳統制那邊去做個家人你可須要  
小心伏侍岳爺張保道我不去的古人云宰相家人七品官怎  
么反去投岳統制李人師說道那岳統制真是個人中豪傑益  
世英雄文武雙全這樣人不去跟他還要跟誰去張保道小人  
自去投他如若不好仍要回來的哩當時叩別了太師出了府  
門轉身來到家中別了妻子背上包裹行李繞着混鐵棍出門  
上路而行一日來到黃河口岳爺營前向軍士道相煩通報說  
京中李大師差來下書人求見軍士進營報知岳爺岳爺道可  
着他進來軍士出營說家爺請你進去張保進營叩頭將書呈  
上岳統制把書拆開一看說道張管家你在太師身邊討個出  
身還好我這裡是個苦所在怎么安得你的身子且到小營便

飯待我修書回直天師爺罷張保同了岳爺的家人來到旁邊  
小營坐下張保看那營中不過是柏木桌子動用家伙俱是粗  
的少停送進酒飯來却是一碗魚一碗肉一碗豆腐一碗牛肉  
水白酒老米飯那家人向張保說道張爺請酒飯張保道為何  
把這樣的菜來與我吃家人道今日却是爲了張爺特地收拾  
起來的若我家老爺天上是吃素還不能歡喜的哩每到吃飯  
的時候家爺朝北站着眼中泪盈也說道爲臣在此受用了未  
知二位聖上如何那有一餐不慟哭流泪張保道好好好不要  
說了且吃酒飯他就一連吃了數十餘碗時身出來見了岳爺  
岳爺道回書有了張保道小人不回去了太師爺之命不敢有  
違岳爺道既如此權且在此過幾日再處罷遂命張保進營去  
與吉青相見過了吉青道好一條漢手張保自此在營中住下  
不表且說張邦昌送玉璽時一路上印了許多紙所以他就假  
傳聖旨頗多那一日將一道假旨到黃河口來召岳飛岳飛出

來接旨到裡邊開讀了岳介道欽差請先行岳飛隨後便來那  
欽差別過岳飛回稟張邦昌去了岳飛分付吉青說道兄弟爲  
兄的奉旨回京恐番人渡河過來非當小可爲哥的有一句要  
緊說話不知賢弟肯依否吉青道大哥分付小弟怎敢不依那  
岳介對吉青說出這幾句話來有分教

狴狴虎豹排牙爪

困水蛟龍失雨雲

畢竟不知岳介對吉青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